

2804

清水文史資料

1998 1-3 古白

1
281

第 2 期



1998

233

政协清水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清水文史资料

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总33期)

1998. 10

目 录

清水县的土地改革·····袁世魁(1)

解放初的民主建政·····黎丙一(20)

固关之战暨清水解放·····蒋治忠(32)

履历国民党十年·····吴志雄(35)

第一所重点小学·····温应琪(42)

清水县的土地改革

袁世魁

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广大农村进行的一场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群众运动,是亿万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大革命运动。

清水县(包括今张川县所辖大部分地区,1953年清水、张川分县)的土地改革,从1951年10月开始,于1952年5月下旬胜利结束,为时8个月。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我经受了非同寻常的教育,时隔40余年,我仍记忆犹新。现凭记忆及当年的笔记资料,写出这篇回忆,作为对当年为清水县的土改而作过贡献的同志们的怀念。

土改的试点工作

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前,清水县委充分估计土改任务的艰巨,认为要取得全县土改运动的彻底胜利,关键在于搞好第一期的试点工作。

全县6个区50个乡,第一期试办了9个乡。土改工

作人员有从各区抽调来的脱产干部，有从各乡选送来的不脱产积极分子，还有省级单位派来和省、地两级军分区派来的干部，共计500多人。工作人员按乡编成了9个工作组，铺开据县城30多里以外的东北部分山区农村。

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向群众说明来意，消除基本群众的各种疑虑，稳定各阶层的情绪，接着分5个阶段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试点。

第一阶段：组织群众学习、宣传土改政策，并结合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苦大仇深者，作为组建农会和民兵组织的骨干力量。工作组通过他们掌握本乡本村构成地主（包括恶霸地主）、富农（包括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剥削手段、剥削量及其恶迹等主要情况，以为准确划定阶级成份提供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是一个充分发动、教育贫雇农、团结中农的主要手段，工作做得踏踏实实，没有“夹生饭”，这段工作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第二阶段：建立乡农会、村小组和乡民兵排、村民兵班。在这一阶段，同时组织专门学习，明确计算剥削量，划定阶级成份和区分恶霸地主、半地主式富

农、富农、富裕中农、中农的具体政策界线、方法及其斗争策略。也就是通过这一段工作，把权力交给农会和民兵组织，工作组的成员只是把好政策关、掌握好斗争火候，为他们出谋划策，撑腰壮胆，这阶段共用了10天。

第三阶段：主要让农会和民兵组织出头露面，工作组参与其中，计算构成地主、富农以及小土地经营者、小土地出租者成份的剥削量，划定阶级成份。同时确定重点斗争对象，主要是有恶迹、有血债而民愤大的恶霸地主分子。试点期间划地富的阶级成份和需要进行重点斗争或依法镇压的对象，均由县上统一把关审批。这个阶段用了半个月时间。

第四阶段：集中进行对地主财产的没收和分配，结合对恶霸地主分子和在没收过程中有破坏活动（转移财产，抗拒没收或其它不法行为等）者，在群众大会上说理斗争。在没收财产中，按政策没有没收地主家的浮财，如成员的衣着、铺盖、妇女的嫁妆及其灶具和室内小件陈设等。在分配时，首先对贫雇农、孤寡残弱者给予照顾，条件许可的尽量满足。除富裕中农外，对一般中农也酌情分配了少量土地、农具、

粮食等。对地主包括恶霸地主及其成员，留给略少于贫雇农的房屋、土地、农具、牲畜、粮食等。责成他们劳动改造，自食其力。土改中的财产分配，涉及到广大贫雇农民的切实利益，工作组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充分让贫雇农反复酝酿讨论，直至最后三榜定案。这阶段为15天。

第五阶段：建立健全乡各种机构，如农会、民兵、青妇等。在工作组撤离前，做好土改工作总结，并分别向乡政府、农会、民兵排进行移交。

土改工作试点始终是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土改试点工作开始前后，县委书记杨培发带领十几名干部，组成土改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适中地点任家大庄的民房里，距县城30公里。交通工具只有县委的一匹马，办公设备是从县上拿来的八九套破旧桌凳，用蜡纸刻成的材料全凭一台旧式简易油印机。工作人员白天挤在一起办公，晚间散在农民家里的土炕上休息，吃饭就近派在农民家里。

运动的全面铺开

试点工作结束后，1952年元月，以县委、县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和来自老区的胡宗彦同志为骨干成立

了土改总团部，下设3个分团，由6个区委书记分任正副团长，将500多名干部以强弱搭配给3个分团。分团以所属乡编为工作组，铺开在上邦、白沙、白驼3个区的19个乡。

这一期的领导责任主要放在各分团的肩膀上，分团以身作则分阶段安排部署，平衡发动群众的深度和广度，掌握好斗争火候。划定阶级成份由分团审批，确定斗争和镇压的对象，由分团整理材料、提出意见，再报总团最后批准。

在这一个时期，我至今还忘不了胡县长把关的故事。

他叫胡宗彦，由庆阳老区调来的。土改试点时，他在秦亭乡蹲点和我在一起。他对工作高度负责，对同志们热情诚恳、吃苦耐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他所具备的优良品德使我衷心钦佩。第二期土改他是总部的主要领导成员，分工审批阶级成份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有一次研究一户地主成份时，他认为材料上的剥削量有些含糊，要求重新换算，可这是反复第三次了，我以为他要发脾气了。可他心平气和地解释说，别看这只是一户成份问题，可它关系到我们能否

正确执行土改政策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态度问题，一旦搞错了要纠正就既麻烦又被动。我对此心悦诚服，表示回头同具体搞的同志再一次进行具体返工。后来，地主的成份虽然定的没有问题，但其剥削量计算上却有出入。正是由于他在审批阶级成份中，用这样严肃认真、高度负责的态度去把关，所以在事后的复查中发现错划漏划的现象很少。

1952年3月，清水土改进入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土改工作团要跟随总团转移战场，要求所有人员两天内必须到达各自的工作岗位。大家只有一天时间，步行70余里，天黑即赶到张川镇，并于翌日下午全部进入农村。

土改大军在张川、恭门、才河三个区所属32个乡镇铺开，工作一开始，总团部就再三强调提醒我们说：这次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是在回族聚居区展开，所有人员不分男女老少，不管本地外地，不论回民汉民，不论地方干部与解放军，更不论负有什么工作职责，都一律要严格执行《土改纪律》和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任何人不得违纪。遇有重大问题，必须请示

报告，不准擅自作主。

这一期的工作对大家来说任务是很繁重的，压在两级团部领导肩膀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第一分团的工作摆在木河、大阳、王家、小河、松鹤、川王、马窑7个乡的长约50华里的带状阵地。当时从时间上讲，春耕生产将全面开始，如何做到土改、生产两不误，大家是动了脑子的，是费了很大周折的。从地区讲，除了大阳一个乡是回汉杂居外，其余6个乡是纯回民乡。在这些乡里处理问题我们就得非常慎重，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严谨的态度。从工作量讲，人员才增加一个，任务却增加了一个乡。可是尽管有这些问题，大家还是挺起腰杆，甩开膀子去迎接艰苦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土改工作顺利进展到分配果实的阶段，春耕生产也即将收尾了。然而我们未想到，却突然传来了宁夏西固地区发生“四、二”事件的消息。天水地委领导和统战部负责同志，都星夜赶到张家川，紧急召集各分团和所属乡的工作组长开会，传达甘肃省委和天水地委对此事件的有关指示精神。与此同时，要求土改工作团对张家川地区有无违犯土改政策的过左行为进行检查，还要查在执行阶级

路线方面有无问题。提出要对张家川地区的土改工作来个“回头看”，发现问题必须立即纠正。

在“回头看”时，发现一分团所在大阳乡，在没收财产当中，工作组将某宗教上层人士放在邻居家的六角型号帽30多顶，以“转移财产”而被没收（当时由农会保管未分配），发现后立即退还，分团并为此向总团部作了严肃检查，工作组受到严厉批评。“回头看”的结果，张家川的土改工作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东霸天”与“西霸天”

“东霸天”名叫康天培，他是土改试点乡的唐口村人，是被镇压了的恶霸地主分子。解放前是国民党白沙区长，县参议员。他所在的秦亭乡居住着不足600户人家，3000多口人，耕种着瘠薄土地不足5000垧（每垧折合2亩），全乡9000多亩，人均只有3亩多地。康天培9口之家，占有较肥沃的土地1600多亩，人均130亩。这个乡的贫雇农占全乡总户数的70%以上，其中租种他的土地的佃农（也称佃户）近200户，几乎每村都有他的佃户。他住的唐口村60多户人家，就有他的佃户40余户。这些佃户家贫如洗，常年不得温饱，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比较好点的户，也是

常年吃稀不吃稠，每天早晚两顿饭，无一不是一锅开水，一碗面，再添一勺浆水菜，名子就叫“菜糝饭”。工作组的同志吃这种饭，开始一段时间因不适应面拉肚子，但对群众来说常年能吃上“菜糝饭”的就算是好的了，一些佃户吃到腊月三十前后就断炊。至于他们的衣着和居住条件就更差了，工作组进村后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衣不遮羞体，房不遮风雨”的情景。他们长年超负荷的劳动，累折筋骨还不得温饱。一年劳动收获哪里去了呢？除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外，就是要交足康天培的地租和高利贷利息，剩下的很少部分，就是一家人全年的吃穿用了。然而，康天培家却藏谷万担，他家专设的藏谷大院里，在没收清理时很难弄清他家究竟有多少粮食，唐口村先后给康天培家拉过长工的30多人，他们都只知道康家的两只看门狗，狗吃的是纯面饭。

土改运动中，大家喊得最响亮的反霸口号是“血债要用血来还”！康天培有直接和间接的人命债3条，民愤极大，属于要镇压的恶霸之列。在面对面的诉苦斗争大会上，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婆，被民兵扶上台去，一声哭倒在地，要康天培给被打死的儿子偿命，

接着一个青年人扑上台去，哭着要他的爸爸。这使在场的群众、干部不少人流泪了，连呼喊口号的民兵都泣不成声。一位来自西北团校文工队的女同志也放声大哭，一时间群情激愤，场内秩序无法控制。根据群众要求，土改法庭当众宣判把恶霸地主分子康天培押出场外就地处决。一声枪响除了“东霸天”。

“西霸天”名叫申西川，他是第二期在县城西部土改中被镇压了的小泉乡申家大庄的恶霸地主分子。他虽在国民党的政界不曾染指，但凭他在地租、高利贷等方面剥削而成万贯家产的累累罪恶，人们称他“西霸天”。他一家6口，占有山川水塘土地400余亩，人均70多亩，而全乡的人均土地不足6亩。他除雇用长工5人耕种百亩外，其余300亩全部出租。境内的牛头河畔有水磨房8座，申家一户就占有6座，还有一座榨油坊由雇工经营。小泉乡广产柿子，其他农户有柿子树者，多则四五棵，少则一棵，申家一户柿子树成大片林园，粗略统计200余棵。

在诉苦斗争中有群众揭发，一个贫农小伙子，因解放前摘了申家的柿子，被申西川发现后，亲手用铁锤打死在柿子树下，以此警告谁都不能摘他申家的柿

子。申西川还有一招与众不同的剥削手段，就是把大量的耕牛分配给无牛户去饲养使用，但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繁殖，繁殖的牛全得交给他申家。这样年复一年，成群的牛全归申家所有，土改中他的牛多达230多头。他囤积的粮食是11.6万余斤，是清水县地主家藏粮最多者之一。后来在土地改革分配中除满足本乡应分粮外，还调整给缺粮的玉屏、九龙两个乡近4万斤。

东霸天、西霸天一伙恶霸地主，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彻底打倒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归给了贫雇农，从而使过去受苦难的贫苦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他们说：“共产党、毛主席帮助我们穷人打倒了地主、恶霸，土地给了我们，还把粮食分给我们没饭吃的人，这是我们穷人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正如一位来自西北民院参加土改工作的教师形容当时的情景是：“看现在高兴一声笑，想过去辛酸一把泪”。

土改的基本经验

清水县的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胜利宣告结束后，我们总结了那场斗争取得的经验。回忆起来主要是：

1. 靠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土改试点工作一开始，

清水县委、政府的主要领导紧随工作组之后，就把土改办公室这个指挥部搬到试点乡的中心地带，使各工作组处在办公室的眼皮底下，随时可以了解情况。县委主要领导早晚同附近的群众直接见面拉家常、听呼声，掌握第一手资料。土改在山区，一出门不上山，就串沟，那时全县没有一辆机动车，无论谁出门全靠两条腿。办公室有规定：10天到半月内各开一次工作组长汇报会，会后留下几个看门人，其余一齐下村户，这么一来县委领导的接触面广了，看见、听见的又多又真实。县委领导深入实际工作，地委领导也类似这样来基层直接领导，他们多次来听汇报作指示，抽空深入村户里访贫问苦，与基本群众直接见面，了解情况作笔记。天水地委副书记张天珩就多次到清水，不光听汇报还走村串户。地委统战部长沈遐熙到清水的次数更多。每次一到都在一分团所属各乡跑，情况了如指掌。

2. 靠正确的阶级路线。党中央、政务院制定颁发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地主阶级”的这个阶级路线，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反复证明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阶级路

线。土改干部当时称之为是搞好土地改革工作的一条“生命线”。的确，掌握好它、用好它怎样也不会摔跤。按照这条阶级路线办事，我们没有出现大的偏差，保证了土地改革的胜利进行。

3. 靠能打硬仗的土改队伍。那时，按照毛主席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教导，参加土改的干部、积极分子，都是经过训练学习，掌握了政策，懂得了阶级路线的土改队伍。在明确任务之后，工作中不论男女老少，任务多么繁重，环境多么艰苦，都不在话下。试点工作后期处于严冬季节，厚雪封住了整个山村，当时上面配发的冬衣还未到齐，一部分同志身着单衣，加班到深夜，冻的发抖，却无一人离开岗位或叫一声苦。秦亭乡的“菜糝饭”，吃的许多同志长时间拉肚子，又无医药条件，一些同志明显消瘦了，可谁也没有怨言。距分团三四十里的工作组长有的还是省上派来的科级干部，一旦接到通知，星夜爬山涉水按时到达分团部。第三期时，按照总团部的部署，只限两天时间要到这目的地，男女老少背着各自铺盖卷，从清水县城到张家川，翻过两座大山，过三道河，步行70华里，连女同志也没叫苦。女同志

为了发动妇女群众，交知心朋友，除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外，有的为老婆婆洗头、剪指甲、有的甚至为发动对象的小孩子洗尿布。

土改队伍里仅有15位女同志，其中老区来的三位（一位是县妇联主任），本县的有4个干部，8个积极分子（未脱产）。她们没有专门编组，分散在3个分团里，各集中在一个工作组里，安排在较大村子里。这些同志和农村妇女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交朋友，帮助农村广大劳动妇女，解除各种精神枷锁，走出家门、参加学习开会，在工作组的帮助下，自己起来闹翻身求解放。

通过上述工作发动起来的劳动妇女，有不少是知心朋友，年轻的情同姐妹，年长的情似生身老母，每当在工作组完成任务撤离时，送他们的妇女群众中不少人哭鼻子，流眼泪，拉住手不让走，工作组的女同志中也有留恋不舍哭鼻子掉泪的。

4. 靠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广大群众与工作组同甘共苦，许多农会会员和民兵，尤其一大批贫雇农出身的积极分子，同土改干部一道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并肩战斗在广大农村的各个

角落。特别在没收地主财产和批斗恶霸地主分子等重要关头，无一不是农会主任、民兵排长率先打头阵，一大批积极分子紧随其后。需要他（她）们上阵批斗时，就拿出具体事实，说则有理，批则有力，斗则合法。在没收地主财产中搞清理、盘点、查封、监管、分配，大大小小的事也都是依靠群众去完成的。总之，没有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相配合，只靠土改干部是完不成土改任务的。

5. 靠各方的支援。清水的土改运动从一开始，省委就派出老区有土改经验的县级领导干部、农林系统的科级干部、“革大”的班干部、以及西北民族学院的师生等40余人参与工作。他们当中有的是土改总团的主要领导成员，有的担任着乡工作组组长，他们承担了一定的工作担子，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还有省地两级军分区派来的排以上全副武装干部，这些同志在保卫土改运动的顺利进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西北局授意陕西省委由西安市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参观、慰问团和西北团校派来的业余支工队，他（她）们爬山涉水、不辞劳苦来到清水，深入农村，为农民和土改干部作慰问演出。所有这些支援，在清水县整个土地